

传承进行时

我无名国有名 以无名铸威名

几十年驻守深山，何以永葆纯洁光荣？记者探访火箭军某旅感悟『红川精神』

赵新珂 本报特约记者 李映虹

沿山路向大山深处进发，路旁枝头含翠，手机信号一格格减弱。直到信号彻底消失时，记者终于抵达此行目的地——“红川”。

“红川”，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具体位置，却在人民军队的精神谱系中熠熠生辉的地方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原第二炮兵某部受命进驻大山。在艰苦创业的年代，一批批官兵守寂寞、克险难，以战天斗地的决心意志，孕育出“居深山，不畏艰苦寂寞；护国宝，重于生命；爱本职，崇尚科学严谨；壮国威，甘当无名英雄”的“红川精神”。

几十年过去，火箭军某旅官兵仍坚守于此。群山无言，溪水长流。在信息技术条件日新月异的时代，为什么这个信号微弱的闭塞山沟能留住人、稳住心？为什么身处其中的官兵能赴使命、担重任？

揣着疑问走进该旅旅史馆，记者首先在东侧展柜内看到一本泛黄的日记，只见封面上写着一行字：“生是红川人，死是红川魂。”

日记的主人名叫于恩贵。当年，于恩贵作为第一批创业者走进大山，从专业班班长干到高级工程师，一干就是39年。2016年，于恩贵年近病重。弥留之际，他留下遗愿，把自己的部分骨灰撒入“红川”的河水。

于恩贵一辈子做了一件事：破除私心杂念，扎根深山战位。

在“红川”，有一个延续了数十年的老传统：每一名走进大山的新同志都要首先走进旅史馆，聆听奋斗故事。

3年前分配进山的助理工程师徐恒，仍记得自己第一次走进旅史馆时的感受：“说实话，作为一个刚出校门即入营门的青年军官，我当时只觉得那是老一辈军人特有的‘年代情怀’，很难感同身受……”

徐恒来自黄土高原的一个小山村，选择报考军校就是想走出大山，却不想兜兜转转，又扎进了另一座大山。

那时候，徐恒偶尔了解到同学近况：有进机关的，有去省会的，有调进科研院所的……落差和焦虑，像眼前的大山一样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

改变，发生在一个雨夜。那天凌晨3时，徐恒所在营教导员赵明军接到急令：由于特大暴雨，营区水泵房告急，须立即处置。

适逢某重大任务正在进行，水源保障出不得半点差池，全营官兵迅速出动，徐恒也在队伍里。可洪水倾泻，泥石流堵住了去路。

“我先探路，你们别动！”赵明军抄起一把铁锹，率先蹚进泥浆，蹒跚着摸向塌方区对面。那一刻没有人说话，战士们全都默默跟了上去，拉着同一根绳子向前挺进！

那一夜，没人记得搬了多少沙袋、堵了多少缺口。天蒙蒙亮时，大家发现彼此都成了泥人。徐恒扭头一看，一旁防洪墙上，不知谁以泥为墨写下了“人在阵地在”几个大字。

那一刻，徐恒忽然想起刚入营时赵教导员讲过的一个名字——刘和平。1981年夏，这名21岁的战士为保护装备，被山洪卷走，再也未能回来。

40多年过去了，当洪水再度来袭，每一个“红川”官兵义无反顾的身影，都像极了那位叫刘和平的烈士。

“如果把作风传承比作一条流淌不息的河流，那么一个感人的故事就像一艘船，一个过硬的榜样就像一个航标，引领着一茬茬官兵即使行舟万里，仍然永

葆纯洁光荣。”那天过后，徐恒想要早点离开“红川”的念头悄然散去。当年底，徐恒荣立个人二等功。

沿着营区向前，河道蜿蜒处藏着一片核桃林。同行的旅旅宣传科干事说，这是多年前“老红川”昌高工退休种下的。昌高工把青春和年华奉献给了大山，两次申请延迟退休。

如今，这片核桃林已成为旅队的“红色教育基地”。新兵下连，集体来这里上课；任务凯旋，官兵到这里合影；哪个人心有困惑，也会选择来这里坐坐。树木不言，但一代代“红川人”的坚守与成长，它们都见证着。

去年底，徐恒所在分队在某大项任务中表现优异，荣立集体一等功。这天，这群年轻的官兵来到核桃林。大家列队完毕，面对两块巨石目光炯炯，誓言无声——一块刻着“我无名国有名”，另一块刻着“以无名铸威名”。



家书节选

“这个小宝贝小天使我真是喜欢她。现在长得更大更强壮更活泼更漂亮，又能喊爸爸妈妈，又乖巧不顽皮，真是给我极多的想念与高兴。可惜天各一方不能看到她抱抱她。”

“志兰！亲爱的：别时容易见时难，分离廿一个月了，何日相聚，念念念念。愿在党的整顿三风下各自努力力求进步吧！以进步来安慰自己，以进步来酬报别后哀情。”

左权的唯一一张“全家福”，拍摄于他的妻女返回延安前。这次分别，也成为左权与家人见的最后一面。

左权写给爱人刘志兰的家书之一。资料图片



“念念念念”，道不尽的思念

海军某通信站干事 张鑫



“志兰！亲爱的：别时容易见时难，分离廿一个月了，何日相聚，念念念念。”这4个深沉的“念”字，来自1942年5月22日左权将军牺牲前3天，写给爱人刘志兰的最后一封信。信中，感情的闸门如奔腾的江水，结尾仍意犹未尽，只能“以进步来安慰自己，以进步来酬报别后哀情”。

重读左权写给妻子的10余封家书，我感动于战争年代前线指挥员对家人朴实细腻的感情，更感动于他先国后家、舍家为国的家国情怀。这让产后尚未完全恢复、时常因与女儿分

离而焦虑的我，不禁肃然起敬。在无比珍贵的战斗间隙，左权闲游与独坐时，经常会想象着妻子刘志兰、女儿左太北与他在一块玩着、谈着，想象着孩子一时在地下，一时爬到妈妈怀里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。这样的场景光想想就让他高兴极了。

“小东西还是很怕冷的。今冬怎样？手脚没有冻坏吧？前寄的小棉衣能穿吗？”“这个小宝贝小天使我真是喜欢她。”在家书中，左权对女儿的爱称层出不穷：小鬼、小家伙、小宝贝、小天使、小东西……字里行间，展露着英雄内心最柔软的地方。

但在反复表达爱意的同时，他叮嘱妻子：“但如时局有变，你可大胆的地）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，不必顾及我，一

切以不再多给你受累、不再多妨碍你的学习及妨碍必要时之行动为原则”。“处理”即为送人寄养。可以想见，他写下这几行字时内心的痛苦和对信仰的坚定。

那种把对妻子的思念、对团聚的憧憬，统统化为进步动力的情怀，好似一帘瀑布，涤荡了我心中的焦虑和彷徨。

初为人母，我看着孩子一点点长大，会哭会闹，会爬会笑，会伸手要妈妈抱，与我的情感连接越来越紧密。我越是爱她，越觉得离不开她，甚至偶尔会冒出“把所有时间都用来陪她”的念头。尤其是返回工作岗位的头几天，我内心的天平在工作与家庭间摇摆不定。

但等我情绪恢复稳定，军人的本

能又占了上风。我深知，军人也是普通人，也渴望与家人朝夕相处、幸福相伴，但军人又是一个特殊的职业，身上还有更重的责任与使命，如果执着于自我，就难免志气消磨，激情减退。

左权没能与妻子白头偕老，陪伴女儿成长，向父母尽孝，是因为“思家情常在，报国义更深”。在大义大爱与常情常理面前，一代代军人用一份份请战书、一枚枚红手印、一句句“让我上”，作出了相同的选择，最终换来了山河无恙、国家安宁，换来了人民幸福、春暖人间。我想，他们或许有遗憾，但终究无悔。

夜色渐深，我回头看看女儿安稳的睡颜，调整了台灯的角度，继续投入到修改微课教案的工作中。

“忙，就要忙出点名堂来”

国防大学学员 洪文强

前些日子，我在国家会议中心参加人工智能军事理论论坛，遇到了老领导。他见了我很惊喜：“你怎么天南海北跑，又到北京来了？”我简单讲了近况，给他看了看去年以来的飞行记录。数万公里里程，密密麻麻的航线图，记录了我到新疆任职、又到国防大学学习的经历，想想真像我爱人说的：“结婚后，你在家的时间也只有几个月而已。”

因此，当读到左权将军写给妻子的家书，读到他只能通过书桌旁的照片缓解思念之情时，我感同身受。左权仅存的几张照片中，总是嘴唇紧闭，神情严肃。但他书桌旁的这张“全家福”不同：抱着未百日的女儿左太北，身边坐着妻子刘志兰，左权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。

有段时间，我负责的几个项目压

茬推进，深夜和周末加班成了常态，陪伴妻女的时间少之又少。眼看即将到女儿的周岁生日，怕我突然出差，爱人提议提前给孩子过生日。拍好“预制”的生日照片，我既幸福又有些酸楚。我想，当年拍完“全家福”就要分别的左权一家人，内心也是五味杂陈的吧！

分别后，左权常把攒下来的钱托人给妻子带去，还有给女儿的鱼肝油丸、饼干、糖果……他托人给女儿做衣服、织毛衣裤，因为不知道孩子长得多快，做出来的衣服有大有小。

在艰难的境况下，左权最大程度地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。然而，他不仅仅是太北的父亲，更是千千万万个“太北”的守护者，他肩上的责任太重太重了。

“在掌握半个中国战场的八路军总指挥部里，左权的的确确是最繁忙

的人。”抗日前线的战斗指挥需要他，八路军的全面建设也需要他。左权的警卫员曾说：“每天晚上，别人都睡下很久了，我还见他在写东西，要么就是看书。有时我一觉醒来，天快亮了，还见他端着灯在看地图。”

1939年至1941年，指挥作战间隙，左权撰写了《论坚持华北抗战》《埋伏战术》《袭击战术》《论军事思想的原理》等40余篇文章，起草了八路军第一个司令部工作条例，开办了参谋夜校……

“忙、忙、忙，你天天都忙些什么？”我想起一个亲戚曾这样问我。其实，无论是我原来工作的陆军边海防学院的战友，还是代职所在单位的官兵，抑或是在国防大学学习的同学，大家那种时不我待、只争朝夕的劲头是类似的，那种不敢懈怠、不敢止步的心态是相同的，我们都有一

个共同的想法：“忙，就要忙出点名堂来。”只要尽己所能，为备战打仗贡献一点力量，便足以令人感到满足和安慰了。

最近，我又学习到了很多无人装备领域的新技术、新理念，心中的紧迫感更强烈——现在技术发展得太快了，以无人智能作战为代表的先进战斗力，正成为改变战争面貌、改写作战规则和改造战场形态的关键变量，不紧盯前沿、加快脚步是不行的。

“最近我们也成立了学习小组，拟作有计划点的看书与研究。过去太零乱太浮浅了，正在改进中。”“以进步来安慰自己，以进步来酬报别后哀情”……左权写在家书中的话，我也想用以自勉——在前进的道路上永不歇气松劲，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。



瞬间

图①：风雨中，某部官兵在简易天线架上开展检修作业。

资料图片

图②：夕阳下，空军某部官兵检查雷达运行状态。

张振生摄

点睛

“同一双”眼眸 同一片天空

黑白光影，定格了20世纪60年代末，驻守海岛的某部官兵相互托举、攀上钢梁的瞬间。查找、排障、加固……风雨中，他们在简易天线架上协力作业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。

夕阳西斜，勾勒着空军某部新时代官兵护卫雷达装备的身姿。

在漫天霞光笼罩下，他们分工协作，指点点位，核对数据……电波流转间，一张精密天网悄然织就。

时光变迁，但两代雷达兵眼眸中是同一片天空，心中是同一个信念：人在阵地在、人在天线转、人在情报道。

(安家鑫)

